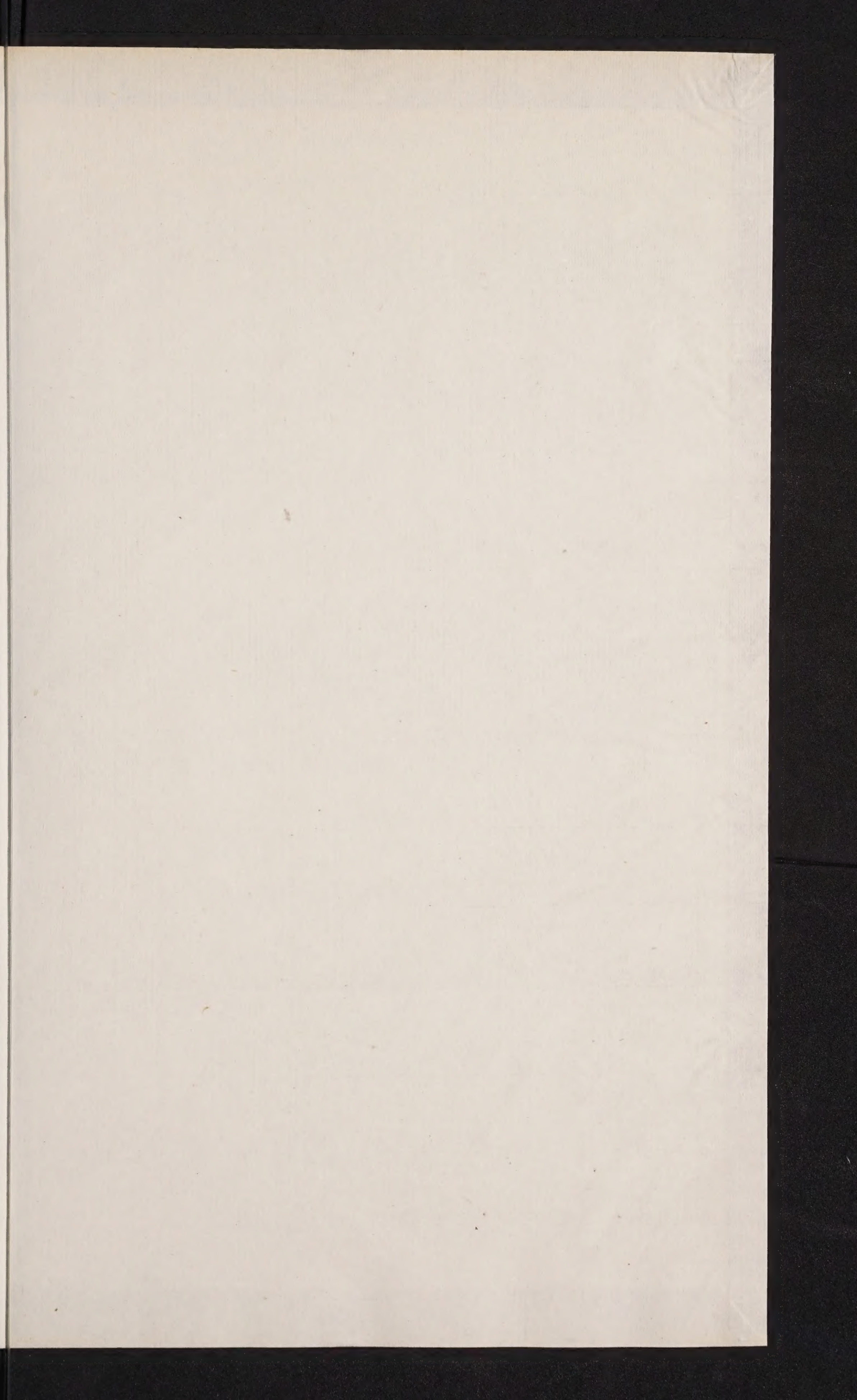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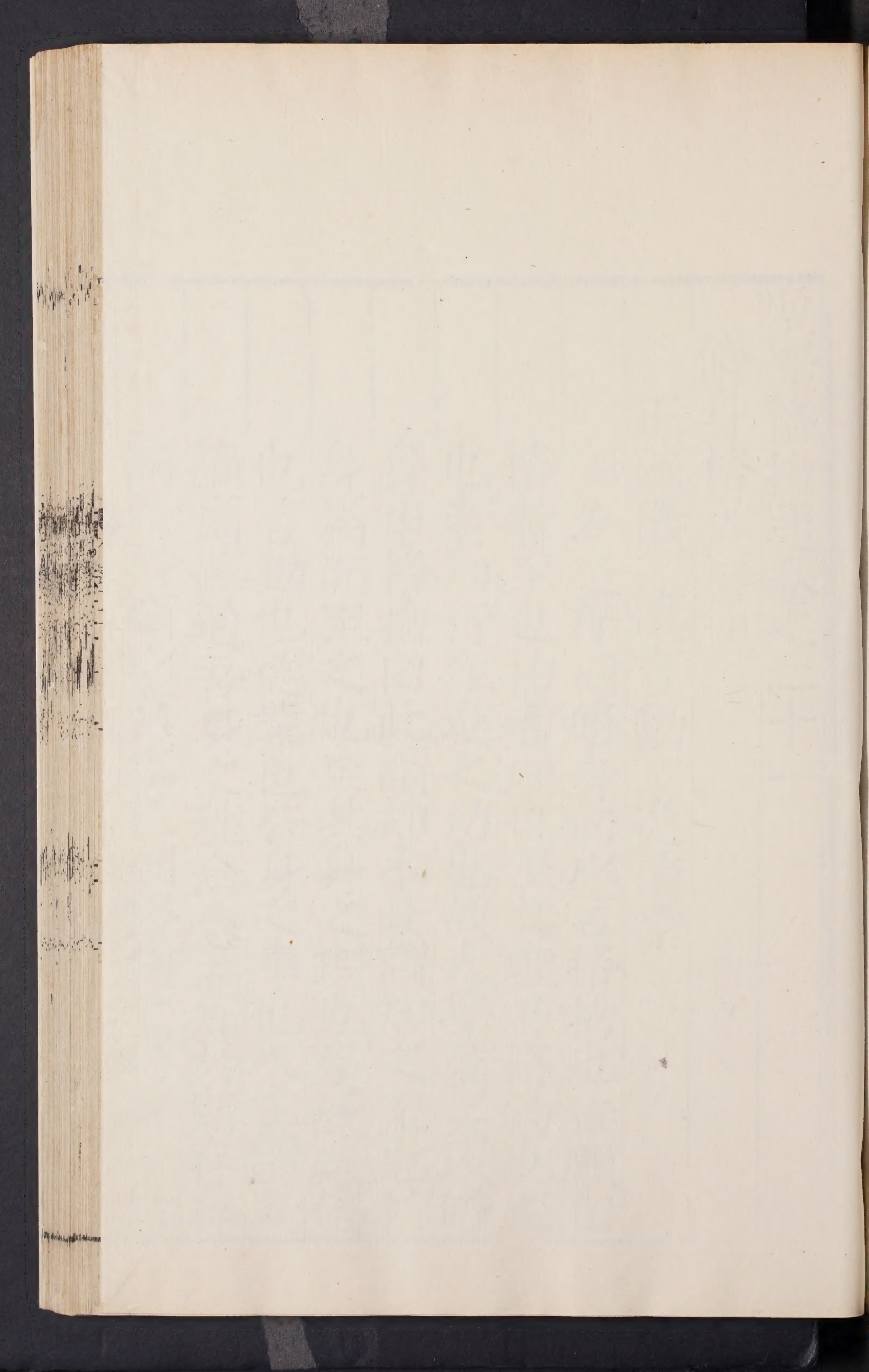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一

脩身格 凡三目

正威儀　愼言動　進德業

臣若水序曰脩身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故大學舊本以脩身申格物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於身焉而至之也至其身之理也是故威儀也言動也德業也皆身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身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

脩身焉而盡之矣

正威儀上

○易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臣若水通曰宋儒朱熹云風有气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臣謂不能久故不能如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故爲小畜之象文德者文章之外著威儀文辭皆德之流裔故曰文德文章者末也德者本也本末合一其文王孔子之至文乎美其文德雖不離於道而未一於道然下一等則如成帝之威儀非不足觀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故人君之學必由

中以達外

○震彖傳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

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臣若水通曰邇也下程頤朱熹皆以爲脫不喪匕鬯四字夫雷聲震乎百里遠者驚而邇者懼内失其守外忒其儀也威儀也者本諸誠敬以爲之主也致祭者灌以降神之時誠敬之至於震驚之甚而不喪失匕鬯其威儀不忒如是而爲宗廟社稷之祭主不亦宜乎人君之敬無往而不存故威儀無時而不正也其於祭祀之時尤致謹可也非謹於威儀

也敬主於中而威儀外肅矣

○書周書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之顧命群臣輔康王之言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亂喪也釗康王名貢進也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人之自喪威儀而身之不脩蓋由心有不善之幾所發爾故戒群臣毋以康王進乎不善之幾也為人君者可不慎其幾以正威儀乎

○詩大雅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
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臣若水通曰抑抑恭遜之貌隅廉隅也夫內
外一理也威儀之恭遜者是其德必嚴正如
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曾子之
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之言睟於面盎於背
王動而睟盎之者以其德之存於中者有本
如是也武公爲此詩其亦知內外合一之道
乎故記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中庸曰誠則
形形則著著則明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
德之至也皆此之謂也以此觀之文末也德

本也然則專事於德乎曰偏於內而忘其外
非內外交養之道也故古之君子周旋必中
規折旋必中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出必鳴
鑾行必佩玉所以敬其儀者敬其德也知所
以敬德則知合內外之道而脩身格物之功
備矣

○魯頌泮水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臣若水通曰魯侯之明德以化民頌曰敬慎
威儀何哉盖德者化之本也儀者德之符也
德蘊於中而無迹儀著於外而可觀一或有

愆旦失色於朝暮傳笑於國人將易之何以
爲法於民哉故古之賢君必愼其德由中達
外其在朝廷垂衣裳立負斧扆執言在左執史
在右凜乎不敢肆雖在宮寢猶其在朝廷動
止必臧衣冠必整一嚬一笑必自愛焉凡俳
戲褻慢之事不足以動一天顏之一顧則威儀
正矣使民望其顏色而化之則而象之畏而
敬之人君之於威儀豈細故哉後之人主乃
不愼乎此或岸幘箕踞或不冠可奏或鷂匿
懷中其於威儀何如哉蓋由不愛其身故內
外不檢爾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曰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戚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三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其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爲禮哉 臣謂禮有本末文質誠主於中而達之於儀文是謂文質彬彬能以禮讓

爲國也何有否則周旋儀文之度僞而已矣其如禮何哉其如國何哉

○禮記曲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君當敬其威儀以爲臣民之則也蓋人君一身諸侯大夫士庶人之望苟無威儀臣下將何所法哉故孟子見梁襄王而語諸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蓋言無威儀也穆穆敬也深遠之貌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是敬止乃穆穆之本人君能敬則穆穆之儀自形而諸

侯望之自將皇皇而美矣大夫士望之自將濟濟蹌蹌而有容至於庶人雖無與爲禮亦將焦焦而趨走促數於下矣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言德容之化苟不此之務而徒以端冕凝旒深居高拱不動聲色爲穆穆焉則淺矣是不可以不愼也

○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臣若水通曰國君者國人之瞻望在車尤爲衆人之視聽而威儀不可以不愼也故奇邪不正之車也廣欬駭人之聽也妄指手容之失也非所乘而乘非所欬而欬非所指而指

皆在車威儀之失也一車且不可不正其儀况臨御之時乎

○曲禮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諺若夫通曰如尸則莊也如齊則敬也莊敬者威儀之則而脩身之本也

○玉藻曰凡行容惕惕又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臣若水通曰形色天性也不充其性則形不可得而踐矣故君子一身之間曰惕曰重曰恭曰端曰止曰靜曰直曰肅曰德曰莊所以

盡性踐形也

○玉藻曰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若水通曰此言容貌隨所寓而變蓋溫溫和易者燕居告語之容也如見所祭者祭容也纍纍而羸憊顛顛而不舒瞿瞿而驚遽梅梅而茫昧繭繭而低微者皆喪容也暨暨而果毅詻詻而整飭嚴厲而莊肅瑩徹而明審者皆戎容也夫容一也隨所在而變者何也主於中者隨感而見也可以見君子愼威儀

之至矣

○孔子閒居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臣若水通曰此引邶風栢舟之詩以明無體之禮之意詩言仁人威儀之盛周旋中禮不可選擇夫子釋之以謂威儀之著雖時乎因禮以形然齊莊於閒燕之時亦無往而非禮也非無體之禮乎觀於此言則凡人君色莊於臨御之時而怠慢於深宮獨處之地者可以警矣

○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

和之美肅肅雍雍

臣若水通曰穆穆和敬也皇皇正大也濟濟和整也翔翔舒張也齊齊致一也皇皇如有求也匪匪翼翼嚴正也肅肅雍雍亦和嚴也美者有儀也在言語則和敬而正大矣在朝廷則和整而舒張矣在祭祀則致一而有求矣在車馬則嚴以正矣在鑾和則和以敬矣然而皆原於德夫容儀之美德之符也

○周禮春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諸侯上揖庶姓時揖異

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
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
如之

臣若水通曰容貌等威各有攸當皆天理也
有一失焉則其儀忒而天理滅矣出接賔曰
擯入賛禮曰相諸侯有事而會不可苟也故
有儀容辭令揖讓之當詔告者又必三重其
壇壝外之宫每旁一門凡此欲諸侯之有處
所也及諸侯相見之儀又不可緊施也故俯
手揖之則謂之土揖見庶姓之儀也平手揖
之則謂之時揖見異姓之儀也舉手揖之則

謂之天揖見同姓之儀也及其擯之各以其爵之尊卑爲禮之隆殺故處公於上等處侯伯於中等處子男於下等自有不容紊者而於幣帛之將祼將之禮亦若是而已噫此豈小哉一有所失則威不振威不振則禍隨之矣而況於辱乎

○夏官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

臣若水通曰道車王常行大道之車謂象路也王之出入乘則持馬行則陪乘皆如齊右之儀也王行則以車從王有命焉則道右宣

王命以諭之也然則車儀如何如升車必正
立執綏車中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是
也尤必有待於詔告之何也正欲其周旋中
禮而端嚴若神矣吁一登車之儀如此況夫
在朝莅政之時乎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言君子自脩之道也重
內厚重也威謂外威嚴也內外相符誠不可
掩故內不主敬則內不重矣故其發於容貌
動作者必無可畏之威而所學不能得之心
身安能動靜堅定而固乎故曾子告孟敬子

以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夫動正出由中發外者也故君子以內重爲貴

○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臣若水通曰此曾子垂沒之言所以告魯之孟敬子者也夫人一身之間固不外乎容貌顔色辭氣而已惟無平日涵養之功固有容貌不免於暴慢顔色不免於僞爲辭氣不免於鄙倍者矣苟涵養之功既至則其動由中動正由中正出由中出何有於暴慢不信而鄙倍者哉此見曾子篤實之學有得於一貫

之傳者也然敬子爲魯之大夫特舉以告之
正欲其知脩身之要爲政之本而知所重焉
惜乎敬子不能問以求其用力之要也噫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告顔子克己復禮之目
如此固非徒使之制乎其外而已也蓋視聽
言動皆身之儀見乎其外而其所以視聽言
動之者則心也故勿之者亦心也一念之微
涉於非禮而卽有以勿之則所謂不遠復无
祇悔由乎中而應乎外心體威儀之間無適
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臣若水通曰衣冠瞻視固皆威儀之著見也然威儀者德之表固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故君子之正衣冠尊瞻視而臨民以莊者皆實德自然之形見而民自望而畏焉爾何猛之有哉有德以發之故威而不猛使有意於作威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漢之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於酒色則其所謂威儀者亦矯飾於外而已爾豈所以爲脩身之道哉

○中庸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臣若水通曰盛服動作皆威儀之外見者也齊一明清德之存於中者也是合內外之道也身之所以爲身二者而已其致一也脩身之道豈有外此哉中庸曰脩身則道立至於九經則又以脩身爲之本爲人君有天下之責者可不講乎

○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德之符也禮也者理也動容周旋中禮則無非天理之流行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性也又曰自

無聲無臭散而爲三千三百自三千三百復
歸於無聲無臭程子之言蓋與此契矣其知
一本之道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一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二

正威儀下

○左傳桓公九年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臣若水通曰曹太子射姑來朝魯賓以上卿其禮厚矣于時金石在庭籩豆在列所以觀威儀而省禍福者皆在是我孔懽矣式禮莫愆射姑臨樂而歎威儀愆矣觀此則太子之所養者可知也哉

○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

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大聖必著乎執圭之容而執玉高卑必徵其死亡之禍一執玉之間而聖狂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辨也夫其容肅者其心敬也其容惰者其心肆也惠公即位之始且承天子之賜命受玉而惰其心驕且肆矣夫初服而驕於人且不可況驕于天王乎是自滅其天也何長世之有故君子一動容而不敢忘其敬所以敬其天以保天命

也為人上者可不知乎

○文公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臣若水通曰越椒執幣傲一威儀之微爾惠伯胡以知其必滅若敖氏也事雖微而害德則大傲凶德也敬者德之輿也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德之凶者神必弗福也然則若敖氏之鬼其不血食也矣

○成公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臣若水通曰王重器命也於是乎失其儀則安往而不失儀也失之於上得之於相則其儀不忒矣如晉拜成于鄭悼公也相之者公子偃也二者均有寵焉授玉兩楹之間禮也而於東楹之東其儀忒矣然而士貞伯獨咎鄭伯之自棄者何曰罪非所主也罪其主者何相由主而擇也主棄儀矣而相亦奚辭之有焉

○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
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臣若水通曰劉子其知道乎夫天命之謂性
以命爲令先正之言也劉子以天地之中爲
命是以命爲中如所謂命根命脉之云也可
以破千載性命之惑矣又以動作威儀之則
以定命是動作威儀原於命命原於天地之
中深得乎天人體用之一貫矣孰謂春秋之
時有知道如劉子者乎此豈獨爲成公發

哉人君宜寫一通置諸左右以備朝夕之覽焉可也

○襄公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臣若水通曰車服以庸彰有德也是故采叔所以美諸侯也侯人所以刺群小也慶封之來徒美其車而德不稱一失儀也又當食而不敬二失儀也至於相鼠之譏且猶不知悟而悔禍有識者知其不終也已矣故君子之

學之輿則見其倚於衡無終食之間違仁則
動不失禮而可以自求多福矣
○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
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
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
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
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
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

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

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
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
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若水通曰臣始讀劉康公中命儀則之説
嘆春秋有一知道者及觀北宮文子之論又
知有文子也此當與劉康公之言參看大都
康公之論奥而核文子之論詳而整觀此則
威儀之説無餘藴矣仰惟
聖明受
天明命高拱穆清之上深惟淵默之化必以二子
之言爲念則命於是乎可定上下亦於是乎

可固矣臣不勝至願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臣若水通曰子貢觀二君之不度而知心之亡又知死亡之禍蓋死亡由於不度不度由於心亡此不易之確論也中庸所謂見乎四

體不其然乎人君體此必思以立吾心之中正心中正則威儀之間一高一卑一俯一仰皆有常度而不可以毫髮僭差夫然後事四體而身安身安而福亦佑之矣不然驕近亂替近疾疾與亂非天使之然也皆其自致之也人君可不正其心以正其威儀以爲福德之基乎

○國語周語定王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

臣若水通曰定王周頃王之子榆也禮立歲

爲飫歲行飫禮而不倦怠春夏秋冬爲時一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淫湎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旬脩謂脩十日之中所爲者曰完完一日之所爲者不忘不忘其禮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謂黼黻錦繡之文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崇飾也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故王公諸侯之脩飫宴而不淫倦服物采飾文章周旋容貌所以正儀刑也況居

天子之尊爲諸侯王之表率者可不正其儀以爲正四國之本乎

○周語單襄公曰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又曰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

臣若水通曰體手足也心不固則容不正言行相覆爲信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爲偏喪咎及身也夫君子有威有儀食禍無替晉侯視遠足高則威儀廢矣咎將焉避故觀目可以知義觀足可以知德觀心可以知福不可誣也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舜恭已南面無爲

而治慎威儀立德脩身而天下化之可不重乎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襄公言於頃公曰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

臣若水通曰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譏詛不畜群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睛轉

復反爲還遠謂非耳目所及也成定也道者
德之道路志定故能終也相猶相貌之相愼
成端正德之相貌也視聽言動本諸心所以
定威儀之則也君子之居民上非有異也言
有儀也非有塞也言有則也故視聽言動爰
立民則一物偏喪爲德之疵詩云民具爾瞻
此之謂也晋孫周搆讒出亡遊事襄公而容
貌詞氣昭宣令德宜其三襲嘉祥終昌晋室
也況有天下者可不愼威儀以爲脩身化民
之本歟

○魯語叔孫穆子曰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

中必文於外

臣若水通曰文謂著見於外者言心所向身必服之也蓋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中庸曰齊明盛服所以脩身也君子慎物居方亦以寡過而已楚公子圍以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是服之不衷非盛服矣其能保其身乎

○楚語左史倚相曰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惟道之從

臣若水通曰倚相楚左史也欲其道欲得其道也進退周旋之中道所以慎其威儀而身脩矣

○漢武帝元朔五年夏四月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於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臣若水通曰記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故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武帝能正衣冠於所嚴憚之臣而倨傲於所狎侮者焉豈知脩身之道哉

○漢獻帝初平二年劉備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
周旋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內心之表也詩曰抑抑
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昭
烈之喜怒不形其德之嚴密可想見矣關張
之侍主周旋豈非視之以爲法哉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帝雖暗室恒理衣冠小坐
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

臣若水通曰暗室盛暑衣冠不袒威儀不褻
雖力學自脩之士何以過此若梁武者似有
受道之器矣而乃至號爲不道莫保其身以

禍其國家者何邪異端之學害之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亂亡至矣雖正威儀其猶色莊者乎雖如佛之寂容枯槁何補於國家之理亂乎此又足以爲徒事威儀而不知正學者之戒爾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爲諸王時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旣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

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爲諫
諫大夫

臣若水通曰九門警蹕天子之儀也走馬射
的武夫之技也太宗不脩天子穆穆之容而
不忘少年武夫之技欲爲天下後世之儀刑
得乎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盖無誠敬以
爲之本爾不有伏伽之諫欲爲漢唐之中主
不可得况稱三宗乎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
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
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然曰可

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若水通曰宣宗對宰相威儀不可仰視至使汗霑衣可謂能正威儀者矣及其忽然之際乃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則非人君大體矣何其前後不類邪夫人君與宰相論事豈無天下大政可言邪觀此則知宣宗徒事乎威儀末節之間而不知溫厲正大之體

此其所以不能成中興之業也歟

○宋太祖建隆元年冬十月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郤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臣若水通曰詩稱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蓋言聖人敬和之容雖幽隱而不敢肆也宋祖方召儒臣草制岸幘跣足而坐則幽隱可知矣自非賓儀之嚴重則宋祖之威儀何從而正哉自是對群臣未嘗不冠帶方正補袞之臣人主左右安可少哉使賓儀能以曾子動容貌正顏色之說而益之則知正由中出宋祖所得不可量矣惜乎儀不知聖賢之學無怪其然也

○賈誼新書曰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德之符也德者威儀之

基也是故有德之威可畏則亦可懷也有德之儀可象則亦可敬也可畏可懷可象可敬則威儀文章之盛又孰得量而數之也故爲人上者脩其德容則民畏而象之不可量數而心化之矣威儀之於人豈小也哉

○劉向說苑曰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本諸恭敬之德而達諸

治化之美者也故盛德之至然後動容周旋中禮堯之放勳本乎允恭舜之重華本乎溫恭豈外致哉泄治之言徒知人君當慎動而不求其本苟其君聽之亦未見其所以正也何以維民之則乎若靈公言失行僻固不足道也後世有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如漢成帝者號稱穆穆天子之容矣然政柄不免於下移者無本故也故欲威儀之正者必由中達外然後可

○宋儒程頤曰范祖禹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

臣若水通曰雖有遜志之言乘之以厲色戾氣則化而爲不善矣雖有逆耳之言乘之以怡顏下氣則化而爲善矣人臣陳是非導上意乘之以溫色和氣則不覺其入之深矣然非所存有中和之德安能以溫和其氣色哉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頤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則難久也

臣若水通曰有中和之心然後有中和之氣也是故過焉者則失之拘矣不及焉者則

之肆矣非中和也禮曰斯須而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夫敬以存心則莊見於容內外皆中和也可不慎乎學者且然而況於居九重之上爲兆民之表者乎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爲人君者之所宜慎也

○張栻語呂祖謙云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

臣若水通曰天則自然之法也夫中外一貫者也心中正則貌齊莊不期然而然矣不然不失之放肆怠惰則失之作意矜持而中正自然之天則違矣敬也者中正之矩也然則

主敬之學豈非人君之所當講者哉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視黈纊塞聰非禮勿聽在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

臣若水通曰楊時進講之言皆古人培養君德之遺法也惜乎未盡根本之論爾盖人主之心如樹木之根天理乃其生意也生意既得則根本已立然後有冕旒黈纊和鸞佩玉容節禮樂所以養其根本也否則所養者何物哉顧乃舍其本惟末之是務何也後世聖

學不明類皆趨於支離之歸已多一德之
矣安望其輔成人君一德之學哉伏望
聖明畧其枝葉之煩自立於根本之地以爲天下
先則道德可一而風俗可同矣
○國朝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
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
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步
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
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治道日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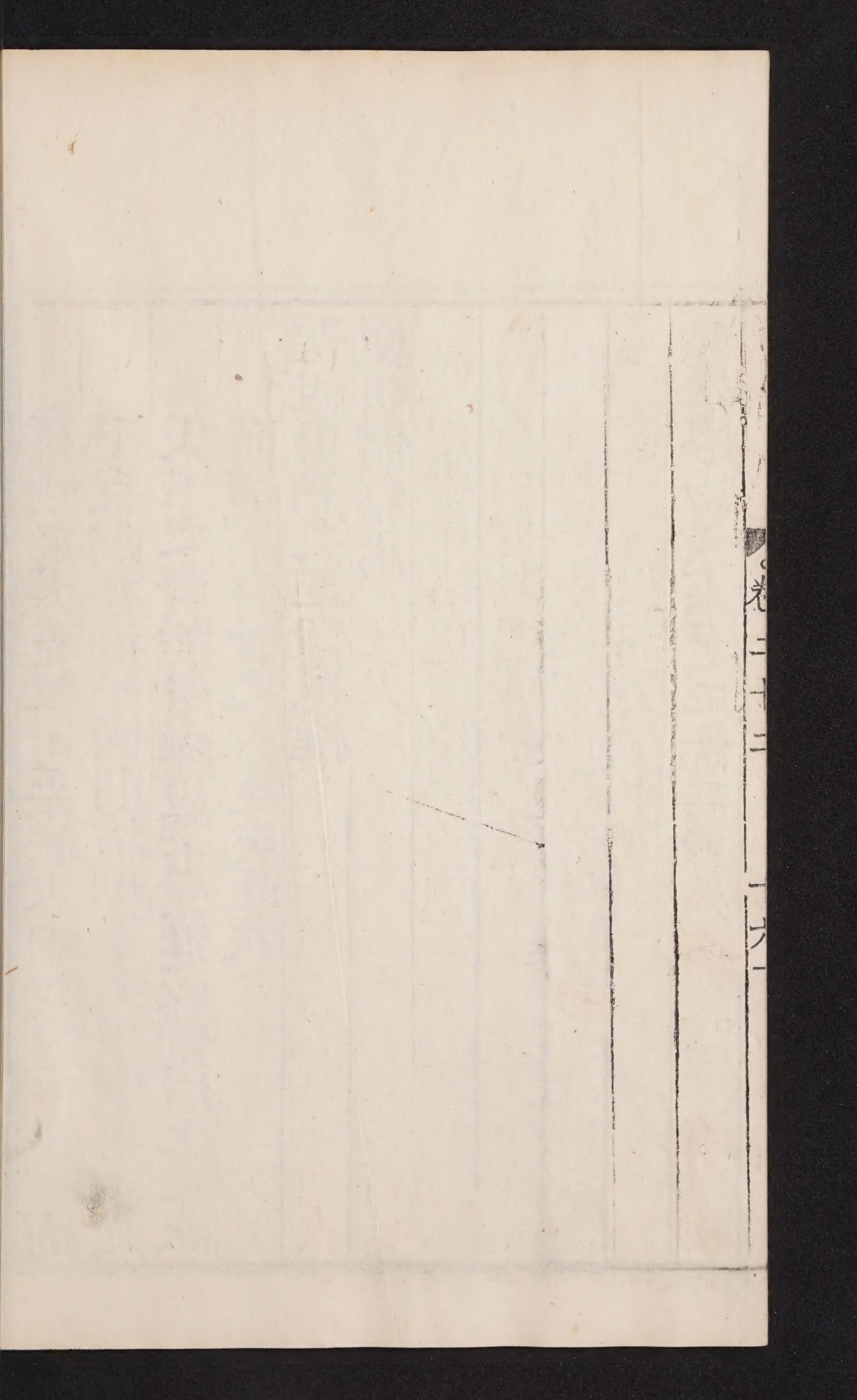
惡行不見而邪僻日遠己德旣脩自然足以服
人賢者疊進而不肖者自去天下國家未有不
治不務此者鮮不敗夫貨財聲色戕德之斧
斤讒佞奸諛枉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
如蛇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爲其所陷矣汝等其
愼之

臣若水通曰伏覩

聖祖諭太子以內外德容之理與古聖賢一揆矣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譬諸宮室焉內有
繩直則外有廉隅德其繩直矣威儀其廉隅
矣人君苟存諸心者渾然天理積中發外自

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刑
干家則齊刑于國則治刑于天下則平由是
天下之賢能俊傑莫不彙進以賛治化之盛
而讒諂奸諛之人遠矣此我
聖祖垂訓之至意也惟
聖明體察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二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三

慎言動上

○易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臣若水通曰家人卦巽在離上故爲風自火出君子觀此象知事必由內而出故言行皆由中出者也由中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者實體恒者有常皆謂天理也天理存於中則言行謹於外也言動謹則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姤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臣若水通曰姤卦乾下有巽順居健下故爲姤有風行天下之象風行天下在號令而已矣爲君后者觀此象謹於施令以誥四方夫風者天之號令鼓舞萬物者也命者君之號令鼓舞萬民者也上有逆命則下有逆詞不可不慎也本吾心之誠以達諸政教則速於置郵之傳乃德之流行也命斯達矣其君民協心所感豈不深哉

○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臣若水通曰言不可以僞爲也有德者必有

言也五居卦之中故爲中正中德在內者也
故能艮其口輔而不言非不言也不輕言也
言由中德而發者也秩秩德音言滿天下無
口過也其寡悔矣乎

○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
變化

臣若水通曰言動根於心也擬議之於易理
也易理在吾心也言行之所由發者也擬議
以體認於吾心由中而發則言動當其可久
而變化言即教動即道而擬議亡矣不然言
必信行必果硜硜然爾矣豈知變化之道耶

○繫辭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感應心而已矣言行出於心感通之大者也其於人也爲樞機矣善則人應之非私應也得其同然之心也不善則人違之非私違也失其同然之心也應則榮違則辱皆由己以致之也非自外至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於人一理也天地位與不位

言動之感格也人君父母乎天地而繫天下之從違者其於言行之際當知與天地合可也與人合可也顧可徇於一己之私邪

○書虞書舜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龍謹於出納王言之詞龍舜之臣堲疾殄絶也殄行者謂傷絶善人之事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虞官名在周爲内史在漢爲尚書魏晉以來爲中書門下夫命令人君鼓舞萬民之具誠不可以不謹而納言之

官命令之所由出者也讒說之人以非爲是以邪爲正窺伺間隙迎合主意人君惑之則賞以私喜罰以私怒命令由之而不正矣此帝舜之所以深惡而必愼重於納言之命也以爲命令政敎由納言而出必使審之旣信然後出之否則諫止之不必出可也敷奏復逆由納言而入必使審之旣信然後入否則斥逐之可也是故朝廷賞罰予奪皆出聖斷大權不至下移而讒說無所容其喙矣後世人君惟欲其言而莫予違使納言之官不得盡其職唯唯奉命以取容說此命令之所以

不正而治之不古若也有由然哉夫納言之官今之通政司與夫六科十三道皆其類也如朝廷之喉舌然若喉舌壅塞言語不通爲身之大患爲人君者豈不懼乎

○虞書大禹謨帝曰惟口出好興戎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告禹之言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召善起兵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易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人君居天下之上一言一動尤爲千萬臣民之瞻聽甚不可不愼其

所發也

○商書說命惟口起羞

臣若水通曰此傅說告高宗之言也言語者所以宣其意而達諸政令者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夫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故一或輕出大則啓禍小則召侮人君之發言可不慎乎

○周書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訓迪百官之言也一篇者

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允信也盖令者出於上而施於下示趨向於民者也誠不可以不慎欽汝所主之職在於慎令故曰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此所以當慎也公理私情不容並立公理勝則私情滅以公滅私則所出之令至公無我民將不應徯志豈有不敬信而慎服者乎故敬職在於慎令慎令在於至公爲人上者其可不立至公以爲出令之本乎

○畢命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臣若水通曰此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之言也蔡沈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也成王言政貴有常不常則民無所據守其政之號令辭不體要則失於虛文好異則辭不體要而政不恒矣況商俗靡靡然而尚利口餘風至今不息則有恒體要尤爲時病之藥也可不念之哉爲人上者欲恒其政當愼其辭令焉

○詩小雅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

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臣若水通曰朱熹謂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輕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臣謂言者發於心者也心或受病則隱之所藏顯之所發雖欲禁之不可得矣故君子欲謹其言當先謹其心則言之所發皆由中出正大光明無不可對人者矣故欲無易由言當自無易由心始爾宜臼因被譖而爲此詩是有

意於謹言矣然徒禁於標末爾李泌諫德宗
廢太子立舒王曰願還宮勿露此意若有意
於謹意矣然循禁之於萌芽爾中庸曰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夫敬信在言動之先則
邪意不生而言行可以動天地矣伏惟
聖明留心於敬信之學則無意無必而凡刑賞予
奪如天之無迹而左右不得以窺伺之矣
○大雅板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臣若水通曰此詩同列相戒亦以諷王也憲
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

懌悅莫不定也首章憂其出話不然故此繼之以爲辭之輯和故民莫不洽合矣辭之懌悅於民心故民心皆莫而定矣蓋上下同此心也同此理也辭當於理而和且悅焉則上無逆命下無逆辭民自無不合無不定矣夫民合而定由言當乎理固也然欲其言之當理豈徒脩飾於外哉盖由平時脩辭立誠以涵養此心之天理使之由中達外不能已焉大之爲典謨訓誥小之爲號令詔勅莫非洋洋之天語所以鼓舞乎萬民者風行草動莫之或違矣不然徒欲脩飾其辭而不由中出則

雖學典謨訓誥亦僞辭而已矣人君欲民之
信從當脩信於言前然後可也

○春秋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胥命于蒲褒齊僖衛宣
不事盟誓以言而相結也是役也或曰尊王
或曰推伯其事之是非不暇論矣獨謂春秋
之時大道隱而盟誓興忠信薄而人心疑約
劑亂而交質之風成烏有如二國之君一言
取信邪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
路要我吾無盟矣鮮季路言出而人服庶幾

胥命之遺風也嗚呼春秋非古也而古道猶
存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殊也人
君敦信脩道得人心之同然言而世爲天下
則矣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臣若水通曰夾谷之會齊侯弱魯將有萊兵
之刼國勢之殆亦甚矣仲尼以從容談論而
卻敵國之兵何也蓋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
與焉仲尼之對齊侯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聽其言也道德之
正自足以折其奸回之心仁義之論自足以

消其桀驁之氣故俄頃之間功化如此也否
則齊君非不武也晏嬰非不知也胡爲而有
獲罪於魯謝過以質之言哉故曰仲尼一言
威重於三軍

○禮記曲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臣若水通曰毋禁止之辭擘取他人之說以
爲己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說而附和之謂之
雷同則倘法也脩辭立誠所以進德也古之
君子所以致慎於言辭者非欲爲觀美也盖
所以謹其心而進德也是故勦說雷同求之
於人也言非由中出也言則古昔稱先王非

求之於古昔先王也求之我也先王之心我之同然也故求之人者僞也求之我心之同然者誠也故君子立誠之爲貴

○曲禮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臣若水通曰脩身以踐言言斯道矣踐言以善行行斯脩矣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禮之出也必言行以爲地是故言行脩禮本立矣故禮樂待人而後行

○哀公問孔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

恭
臣若水通曰過言過動謂言動不當理也作
如作好作惡之作作辭化其過言也作則化
其過動也過言生於心也過行發於身也皆
不恭不敬之萌也恭敬存於心言行不過則
百姓化而敬恭感應之理則然也君子之於
言動其可以不謹乎
○仲尼燕居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
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臣若水通曰言出而踐則履矣言無非理是
以謂之禮也行發而順則樂矣動無不和是

以謂之樂也禮樂出於身天下化之而至理

至和焉治之極也

○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臣若水通曰如絲如綸者發之者小而播之者大也如綸如綍者發之者大而播之者尤大也盖人君一言之發一訓詔誥令之出而臣下之奉行天下之習尚必有甚焉者矣發之不可不謹也故在審之而已矣一言之發

也必思曰他日可行於臣民乎否則不必言也一政之行也必思曰此可對臣民言之乎否則不必行也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則言行相顧而天下化之矣雖然理一也合乎理未有可言而不可行可行而不可言者但人君以崇高之勢或出悖理之言行以爲莫予違者而不知天下之臣民已議其後而莫肯信從矣王者之所發可不慎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三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四

慎言動中

○論語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道大矣而孔子於子貢之問惟以言行先後言之者何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故行之於先則行專而能力言之於後則言切而有乎君子之於學也察見天理體之於身心而有得焉然後立訓以告人或出言以答問無非體貼吾心所得之實理則行有恒而言有物言顧行行顧言慥慥君子矣臣聞之先師翰林檢討陳

獻章曰夫學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其意
與此暗合惟
聖明留神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此章之言至爲明白痛切
所以警悟學者之意至矣夫行不及言古人
所恥是何今人之不古若哉道理平鋪良心
固有世之學者豈無所見也不肯體之於身
徒事講說之煩競爲文字之學皆假仁義道
德之說與身心畧不相涉而莫之恥焉何心
哉其習使之然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

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子蓋嘆時矣無變

俗之權爾御維

聖明居皇極之位握轉移之機使天下學者德業

合一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則道德一而風俗

同矣天下幸甚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臣若水通曰白圭之詩乃衛武公作之以自

警者也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爲也其嚴於自飭如此此其所以德躋於

睿聖也南容獨取其言而三復焉蓋深有意

於謹言矣夫言者心之聲也君子能存其心

則言與心應而自無不謹之言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臣若水通曰司馬牛問仁而夫子告之以謹言者何哉張載曰戲言出於思也言心口一致也蓋言者心之聲心隨言以出入者也言不謹則心放心放則天理滅而仁亡矣故爲仁之要在於訒其言而不放也不易其言即是不放其心心存理得則仁在是矣故謹言係於爲仁之要有以仁爲難之心即有言不易放之心易其言者乃易其心者也然則訒

其言則亦有隨處體認之功而心當自存矣

於此又有以知內外合一之學云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若水通曰古之人非貴於言也言以宣其身心之得以達於用爾已實無得而徒言之是欺天罔人矣豈不可恥乎然聖人之言通乎上下世之人主有徒致飾於制誥命令之間無躬行仁義之實而欲以致大用於天下協神人動天地豈不難哉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臣若水通曰所謂法者德者皆天理也由是而言則爲法言矣由是而行則爲德行矣皆云先王者先王能由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故非法則不敢言使口無可擇之言而免於口過矣非道則不敢行使身無可擇之行而免於怨惡矣免於口過怨惡蓋得乎民心之所同然者也人君能如是是之謂能脩其身是之謂能孝其先君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

臣若水通曰此中庸引孔子之言所以推明忠恕違道不遠之意也蓋忠與恕初不相離但欲行乎恕當養其忠言行之謹正所以養其忠也忠立而恕出矣庸常也存於身者謂之常德發於口者謂之常言以其天理之自然故謂之常即上文君子之道也致謹於言行之常皆隨處體認乎此爾如是而君子之道有不造其實者哉能造其實道斯一矣然聖人論道恒以言行言者何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所關者大矣學者皆然人君為甚

自一話言之出以至於制誥命令之發皆言也自一念慮之動以至於家國天下事爲之著皆行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禮曰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噫人君一身之言動近則書之史冊遠則及乎人民大焉則動乎天地然則君天下者尤當致謹於斯云

○左傳文公十七年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夏五月戊戌

齊人弑其君商人

臣若水通曰偷薄也苟且之謂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言之病者心之疚所由發也孟子知言審諸此爾齊侯以苟且之心發苟且之言因言以察其心根本病且蹷矣魯人之麥未食而死不旋踵人主之於心聲可不謹哉

○襄公二十五年子産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臣若水通曰孔子嘗謂賜不幸言而中則知

君子之不貴言也至於鄭人入陳之役乃多
子産之文辭者何居孔子亦曰辭達而已矣
子産之辭順則達達足以感人矣君子所以
取之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可以不慎乎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
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
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
焉

臣若水通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仲由
之一言者何也蓋自其無宿諾之信以孚之
也言諾之於人豈小也哉雖然信所以成義

者也不義之信君子弗之貴也小邾雖信仲由之言而仲由不往者守義以成信也然則仲由之言豈不益可信哉

○國語周語襄王曰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

臣若水通曰襄王惠王之子鄭也政者謂命令禁戒之言自上下言當從上出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管夷吾亦曰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故上以順作之而下以順行之言得其心也否則怨讟用興其何以信於國襄王不從晉文之請以誅衛

侯可謂愼於詞令矣爲人主者所當致其愼
以利於行豈曰惟其言而莫予違而已哉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言敬必及
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
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
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
臣若水通曰言敬必及天者象天之敬乾乾
不息也言忠必及意者出自心意爲忠也言
信必及身者先信於身而後及人也言仁必
及人者博愛於人爲仁也言義必及利者易
曰利物足以和義也言知必及事者能處事

物爲知也言勇必及制者以義爲制勇而不
義非勇也辯別也言教必及辯者能別是非
○乃可以教也言孝必及神者孝於鬼神則存
者信矣言惠必及和者致和睦乃能親愛也
言讓必及敵者謂雖在匹敵猶以禮讓也若
周者其言如此眞可謂善言也已語曰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詩曰德音秩秩周蓋有之夫
以言詞之善而襄公稱之故夫言者眞榮辱
之主也
○周語單穆公曰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
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臣若水通曰經者常也謂常行不易之道也樹德即常道也除謂除去令而不從之患夫令之以常道則上令而下從令之不以常道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民不從令上必危矣故聖王樹德所以立常道以令於民也

伏惟

聖明於敎旨命令之發必審當於道以順民心然後發焉天下幸甚

○周語仲山父曰出令不可不慎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臣若水通曰仲山父王卿士令不行則政不

立矣至於民棄其上由其不慎順也可不懼乎夫人君居萬民之上皆若有忽棄小民之心仲山父民將棄上之一語深足爲爲民上者之警也歟

○晉語甯嬴氏曰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

臣若水通曰甯晉邑嬴其姓容貌者情之華采言語者容貌之樞機合謂容貌言三者合而後行也夫聽言觀行聖人之至訓也甯嬴氏以言與貌而知陽子不衰棠以赴賈季之

難其知哉君子於此可不謹言行以為脩身
之要乎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上嘗有勑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蕭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勑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勑必勘審使與前勑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

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上出其言善則天下從之出其言不善則天下違之故不可不慎也

君之出令不貴於速而貴於善臣之奉令不患其遲而患其未允君失之臣脩之所以交濟其善而期於允也故有臣如蕭瑀君之令不患其不善矣有君如唐祖臣之奉令不患其不允矣後世君以逆令罪其臣臣以順令媚其君及詔令行而天下怨咨所謂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也豈非上下不謹言之過歟

○唐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上以兵部郎中戴冑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廕勑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

朕失信乎對曰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等執法朕復何憂冑前後犯顔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寃獄

臣若水通曰書云令出惟行弗惟反夫詐冒法止於流爾而太宗令以死戴冑執而不行豈非所謂反邪語曰君子貞而不諒太宗以冑之執法而使己失信豈非所謂諒邪以喜怒行令遂至於如此可不戒乎雖然太宗卒

能從胥之言以存先王所傳之律令猶爲善

補過也矣

○唐貞觀二年六月太宗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臣若水通曰以後世觀之人皆壯正倫之言矣以臣觀之正倫殆不及太宗也太宗之謹言恐貽害於民爲實也正倫戒太宗之失言恐貽譏於後爲名也以名相期其不相率於

僞飾臣不信也夫言心聲也人君誠能謹於心非法不道自然言語之失矣徒使畏史官之記而不發不知深宮廣內無所忌憚之時將何所警而不妄發也邪況臨朝之時少燕居之時多乎易曰脩辭立其誠其內外合一之道也

○貞觀三年夏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群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

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臣若水通曰書云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夫詔勑王言也天下因言以知其心也可不慎乎唐太宗初御太極責中書門下又不論執詔勑之不便者卒脩五花判事中書令侍郎給事交駁之典所謂詢謀僉同者矣王言其有不善乎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所以求人心之同然也仰惟

聖明聰明天縱凡有命令尤宜詢之輔臣採其衆

論而後行則三代之隆可復而貞觀之治有
不足爲矣
○貞觀十八年夏四月劉洎諫曰陛下每降恩旨
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
下未敢對颺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
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
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
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
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
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
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

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臣若水通曰王者尊重如天王言所以代天語也多記多語非人君之學縱辯飭辭非人君之體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彊辯虛說與天不相似矣爲天之子者固當爾邪太宗納劉洎之諫而改焉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歟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二月上以中書所撰赦文示陸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

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

臣若水通曰書云辭尚體要德宗當播亂之時人心怨詈悔過引咎之辭此其體要也賴有陸贄之言下罪己之詔宣乎民之感泣矣使非其言出于至誠惻怛何以動人邪雖然事變甫定德宗遂忘前日之詔縱恣愈甚雖以贄之賢忠言在耳猶不能安其身人心惟危有如是夫故人君之學脩辭以立其誠則始終如一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四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五

慎言動下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屛風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臣若水通曰言一也而有四術焉何也隨感而發不可僭忒天之理也而或僭忒焉是不能謹矣故敬謹者在人爲之爾謹于心謹在言前天理渾存隨感而見各有攸當也於言已發而始思謹焉則駟不及舌矣況人君一言兆民賴之天地臨之鬼神司之可不慎乎

○賈誼曰令行者必謹於言

臣若水通曰言者命令之所寓也命令教誡必允而後出則令出如流水以順人心其行也沛然莫之能禦矣

○劉向說苑曰師經鼓琴衛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曰若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堯舜恐人不違其言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桀紂恐人之違其言也恐人不違其言則言必謹矣恐人違其言則言必不謹

矣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盖
人君言動之際實係興喪之源一言而善則
舉天下蒙其福一言而不善則舉天下受其
殃君人者誠不可不慎也苟惟其言而莫予
違則一人附之十人比之讒諂面諛無所不
至禍天下可勝言哉

○劉向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
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臣若水通口出言如機言失不可轉也出言
如兵言失反自傷也夫一言之失不可轉而

反自傷豈不可懼也哉劉向此言眞可爲人
君愼言者之深警矣
○韓愈擇言解曰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
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
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
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飮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
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
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
其縱而不愼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
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
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

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愼而甚於水火

臣若水通曰韓愈擇言解水火之喻不違則爲用違之則爲災其意亦云切矣然而未知本也夫導水者於其源治火者於其熖有本者如是也火之失而水得以制之水之失而土得以制之猶假於他物也若夫言者心之發也自心失之自心愼之在我而已矣豈假乎外哉亦敬諸心而已矣敬立則心存心存則理定理定則明生夫其明之生隨感而應雖欲其言之過焉邪可得已而又奚待于擇

乎是故君子之學貴務其本而語默惟時

○周惇頤通書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臣若水通曰文辭末也所謂之藝道德本也故謂之實然本末不可偏廢故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則所謂仁義之言藹如也故美則人愛而傳之遠矣雖然猶似以藝實爲二臣每讀程顥作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而深愛之由是而推焉則讀書作文而吾心之敬無不隨時而在則實與藝一時並行

而德業文章合一矣此正今世時病之藥惟
聖明體而行之以變士風之陋天下後世幸甚
○周惇頤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
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臣若水通曰聖賢千言萬語皆爲心也人心
同然讀之者可以感其心矣故聖賢之言爲
感人心而設也是故可以開發聰明而喚醒
人之良知如醉者夢者必喚之乃能醒也及
其醒也乃已之知覺非人與之醒也後世之
習遂以文辭爲學而喪志於書嘗戒之者乃欲
遂廢經書是猶懲醉夢之深者而遂不喚之

也故夫廢古訓而語者孔子不能也喪志於
書冊者孔子不爲也是必有其道矣
○程顥曰聖人之言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者何也以
其中和也中和故其理一也德之盛也是故
有德者必有言也賢人則不然語本而遺末
語精而遺粗也何中和貫徹之有
○邵雍曰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臣若水通曰言語之道感應而已矣未應不
能顯已應不能默是故應變之言如扣鍾矣
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鳴不鳴在物而鍾未嘗

不定也知此者可以知言語之道矣

○張載曰辭取意達多則反害也

臣若水通曰言者心聲也故辭所以宣意也無意而言言愈多而意愈窒也已是故傷易而誕傷煩而支德之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張載之言其出於此乎

○張載曰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

不能使人巧有形者可以言盡而無形者不可以言盡德無形着也故其言之難知言之難則真知矣孟子謂浩然之氣難言程顥知其實有是氣亦可以見有德者之言矣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畧曰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歛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霈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由舊貫自崇寧已下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挂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

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

臣若水通曰詔令者人君之大號也信則天下信之不信則天下疑之天下疑之雖小事而何濟天下信之何大事之不成孔子曰民無信不立況人君乎昔商鞅欲變法先徙木立信於民況天下之主乎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此爲人君者之所當慎也

○程頤嘗謂其兄顥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顥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二者無一可者也是以君子或默或語顧其時何如爾此程顥之所以因人而施者其有得於孔子之遺意歟

○元儒許衡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臣若水通曰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出也者謂出於中也言辭由中而出則言自誠

而無不踐之患矣惟不出諸中則朝更暮改
欲民之信不可得也語曰信如四時堅如金
石惟
聖明留意焉
○國朝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
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
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
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
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
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楊

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
務無事浮藻
臣若水通曰人之言皆本於心也故心有所
養明於道德通於世務則其發於言辭皆吾
自得之實事典謨出師表之渾厚平正是也
不培養其本而徒靡麗於末騰口說爾此文
風士習之所以日弊可嘆也
皇祖偃武脩文之初拳拳以明道德通世務為至
文崇典謨出師之渾厚[illegible]相如楊雄之浮藻
此文風士習之所以一丕變矣乎今
國家歷百六十年文辭之富麗甚矣轉移而挽回

之復洪武淳朴之風在
聖明一念之間爾語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文運與國運同隆汚夫豈細故哉
○洪武六年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
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
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因諭群臣曰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爲千
萬世法漢魏之間猶近古晋宋以降文體日衰
駢麗奇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

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虛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詞務從簡古以革舊習爾中書宣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臣若水通曰制誥王言也四六之文近俳文士之有識者猶耻爲之而況人君之嚴重乎表箋者君父之言也四六之文近戲對尊已者猶不敢用之況君父之至尊乎

皇祖諭辭臣以典謨訓誥質實無華次取漢魏韓柳誠有意於復古而振衰世之陋矣故當時

制誥皆質實不用儷四六文風爲之丕變

臣每從舊臣家拜讀誥敕及洪武永樂試錄

而欽慕之奈何近代誥敕復爲四六之習俗

與

國初漸不同矣書曰大哉王言此

聖明之下所宜不崇朝而變之以復舊章者也臣

不勝顒望之至

○洪武九年十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時刑部

主事茹大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

次夕於宮中復令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

四事纔五百餘言因喟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
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爾遂令中書行其言之
善者具爲定式須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
事繁文復自序其事於首

臣若水通曰伏覩

皇祖於言求之以實而太素之言乃應之以文非
善言矣雖累萬餘年無足取者宜在所惡也
皇祖乃令擇其善者而行之可謂惡而知其美矣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非好問好察之大
智其孰能之懿哉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
太祖高皇帝遂命曾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
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
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
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
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
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
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
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
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
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

之意

臣若水通曰舜命龍云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夫允者信也言信之於心也

聖祖命曾秉正爲通政使勉其通達戒其壅蔽而必本於公清直亮之心其與舜命龍之出納而必欲其允於心者同一揆也夫通政者王言之得失所關也通政得其人則王言審矣若龍之在虞庭與臯夔稷契並稱皆有聖賢之德者也夫何後之任其職者取其聲音而不取其人品豈

聖祖選擇秉正之盛心哉伏惟
聖明其留意焉

○

太祖皇帝欽定諸司職掌通政司職專出納
帝命凡有
帝命必當詳審覆奏允當然後施行

臣若水通曰書云慎乃出令夫令者人君之喉舌所以通德意致和氣於天下者也命令不慎則喉舌病矣一身之精神血氣且不通而況望其通德意致和氣於遠乎此
聖祖之所以立通政專出納之深意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五 終



